



潜研堂文集

卷九至卷十二
答問中



潛研堂文集卷九

嘉定錢大昕

答問六

問論語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有兩說一云爲人子者父在則能觀其父之志而承順之父沒則能觀其父之行而繼述之此范祖禹說也一云欲觀人子之賢否者父在之時未見其行事之得失則但觀其志之邪正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其行事之得失此孔安國說也張敬夫癸巳論語說蓋主孔氏而朱子非之以爲當從前說爲順若如後說則上文未見志行

之是非不應末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及撰集註則仍取後一說而或問復申其義云觀志觀行范氏以爲子觀父之志行者善矣然以文勢觀之恐不得如其說也蓋觀志而能承之觀行而能述之乃可爲孝此特曰觀而已恐未應遽以孝許之且以下文三年無改者推之則父之志行亦容或有未盡善者正使實能承述亦豈遽得以孝稱也哉朱子之說不同若此以矛盾後人宜何從乎曰後儒之說勝於古從其勝者不必強從古可也一儒之說而先後異從其是焉者可也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孔子之言論孝乎論觀人乎以經文可謂孝矣證之其爲論孝不論觀人夫人而知之也旣曰論孝則以爲觀父之志行是也不論觀人則以爲觀人子之志行非也子之不孝者好貨財私妻子父母之養且不顧安能觀其志朝死而夕忘之又安能觀其行禮曰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觀其志之謂也又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觀其行之謂也孟子論事親爲大以曾元之賢僅得謂之養口體則孔子所稱觀其志者惟曾子之養志足以當之如是而以孝許之奚不可乎至云父之志行容有未盡善者不得概以承述爲孝其說固善然但曰觀而不曰承曰述則諍過幹蠱之義已在

其中而與三年無改之文亦無觸背此正聖人立言之妙而前所疑觀志與行恐未應遽以孝許之者亦可以不解解之矣

問君子周而不比之義曰孔氏忠信爲周之義善矣論語二十篇言主忠信者三又云言忠信又云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又云與人忠又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其它言忠信者多矣忠信爲周先民詁訓左氏所傳不可易也

問哀公問社於宰我鄭康成謂社主也孔安國謂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而邢氏疏之以爲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是各以其土所宜木謂用其木以爲社主也今文論語但云問主於宰我無社字故先儒或以爲宗廟主公羊傳練主用栗栗者藏主也何休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孔鄭傳古文以爲社主張禹包咸周氏何休從今文以爲宗廟主其爲主則一也宋儒如伊川橫渠並謂社當爲主朱子集註云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亦承邢疏之文而語類荅葉賀孫又云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

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似與舊說異何故
曰神樹如戰國策恒思有神叢莊子櫟社見夢之類皆
虛誕不足信漢高祖禱枌榆社注家以枌榆爲鄉名非
卽立枌榆以爲社神也社樹歲久或能爲祟愚民無知
而祠之閩粵間此風尤甚三代以前無此等淫祀也周
禮小宗伯大師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社之有主明
矣曰周禮載社主之說朱子嘗與賀孫論之云古人多
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
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曰古者師行
必以遷廟主行無遷主乃有主命主命非常禮也宗廟
如此社主可知社雖壇而不屋壇旁別有藏主石室何
爲不可乎

問性與天道之說曰經典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言
易天道虧盈而益謙春秋傳天道多在西北天道遠人
道邇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竈焉知天道古文尙書滿招
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天道福善禍淫史記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皆此道也鄭康成注論語云天道七政變通之
占與易春秋義正同孟子云聖人之於天道也亦謂吉
凶陰陽之道聖人有所不知故曰命也否則性與天道
又何別焉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

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
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
象而任胸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
於史籍唐書孫伏伽長孫无忌此亦漢儒相承之說而
何平叔俱不取

問愼而無禮則蕙蕙字說文未收从艸亦無義曰蕙當
爲認字之譌說文認思之意荀子議兵篇認認然懼天
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漢書刑法志引作鯁蘇林讀如愼
而無禮則蕙之蕙認正字鯁假借字蕙則俗字也

問固天縱之將聖集注訓將爲始頗難曉曰將聖之義
當從古注爲長釋詁云將大也詩有城方將我受命溥
將之將並訓爲大然則將聖者大聖也孔安國云天固
縱大聖之德此以大訓將之明證也子貢之稱孔子也
或擬諸日月或擬諸天之不可階而升又云自生民以
來未有夫子此豈猶有疑於夫子之聖而不敢質言之
乎且智足以知聖人亦無庸謙也

問唐棣之華以下何氏集解合於前章其說亦有本乎
曰此義見於春秋繁露第二卷竹林篇云春秋之常辭
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邽之戰偏然反之何也

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董生說春秋多引論語爲證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管仲之器小哉內省不疚何憂何懼當仁不讓苟志於仁無惡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政逮於大夫四世矣皆取以證春秋之指穀梁隱元年傳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僖二十年傳過而不改是謂之過廿三年傳以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皆依論語義蓋宣

尼作春秋其微言大義多見於論語西京去古未遠猶有傳其學者今所存惟東漢諸儒之說而春秋之微言絕矣

問君子不以紺緞飾孔安國云一人曰緞三年練以緞飾衣爲其似衣喪服故不以爲飾衣邢昺以緞爲淺絳色據周禮五入爲緞則緞非淺絳且練衣不以緞飾緣何故曰孔氏經文當是縗字爾雅云一染謂之縗卽孔所云一入也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縗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縗爲飾卽孔所云三年練以飾衣者也然則孔本經注皆當作縗不作緞矣攷工記鍾氏三

入為纁五入為緇注謂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先鄭司農以論語君子不以紺緇飾證五入為緇之文則先鄭所受論語本作緇與孔本異也士冠禮爵弁服注爵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許氏說文無緇字而有纁字云帛雀頭色又云微黑色如紺纁淺也古人纁與才通才亦讀為哉與爵聲近則緇纁爵三者同物

徐鉉校說文附

入緇字不知纁即緇也灑灑雙聲字詞賦家往往用之

賈公彥云三入之纁入赤

汁則為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為紺更以此紺入黑則為緇紺緇相類之物故連文云君子不以紺緇飾也今文論語作緇古文作縗微黑為緇淺絳為縗不能混而一之明矣自何平叔集解采孔氏說而經文仍從緇字又改注文之縗亦為緇而二文相亂邢氏知孔讀緇為縗又云一入曰緇未知出何書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問寢衣之制何若曰說文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孔鄭解論語並以爲臥被被以掩身故取其長朱子集注以爲齊時所著非臥被其說出於曾氏然於古無據長一身有半之衣亦不便於著

問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陳羣謂上事父母下順

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較之集註較長
曰此漢儒之說不始於陳氏漢書杜鄴對策言孔子善
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閒也

問子路問聞斯行諸包氏以爲賑窮拯乏之事何所據
曰曲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檀弓未仕者不
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白虎通
云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
專通財之恩友饑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
與之不聽卽止故論語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
之也包咸之說蓋出於此吳志全琮以父命齋米數千
斛到吳市易琮悉以賑贍士大夫空船而還裴松之引
論語有父兄在之文謂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亦用包
說

問四海之內皆兄弟宋儒譏其意圓而語滯其信然乎
曰宋儒說論語者於諸弟子之言往往有意貶抑然細
繹此文自死生有命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皆子夏述
所聞之言初無一語自造蓋牛以無兄弟爲憂故引四
海皆兄弟之文爲證乃以何患無兄弟足成之若但云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則與無兄弟之憂何與焉孔子曰
大道之行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又曰聖人能以天

下爲一家橫渠張氏西銘云民吾同胞卽四海皆兄弟之說也子夏所聞卽孔子之緒論又何語病之有

問片言可以折獄孔安國訓片爲偏謂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朱注訓片爲半謂言出而人服不待其辭之畢書呂刑疏謂孔子美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卽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卽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也三說不同未審何從曰折獄與衆共之斷無言未畢而人服之理書疏以片言爲單辭是矣然子路大賢何至與人興訟於理亦難通總不如孔安國注之確子路才性明辨故能聽一人之言而決兩家之獄

問馬融解正名云正百事之名而鄭康成以文字釋之宋儒改爲正祖禰之名則於衛事爲切但衛君拒父本以王父命爲詞故公羊於石曼姑圍戚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初無禰祖之事若以授受之義論之直當勸其讓國耳徒正其名無益況名本未嘗紊乎曰正名自當從鄭義禮祭法記云黃帝正名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卽於其時名卽文也物卽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以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

世方競戰爭而孔子以正名爲先故子路以爲迂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與吾猶及史之闕文同意問邦有道穀何以可恥曰泰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以貧賤爲恥則食祿何恥之有孔安國云邦有道當食其祿無道而食其祿是恥辱也其說至當不可易後儒有意立異非聖人本情

問皇侃義疏本正文與今本多異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皇本作恥其言之過其行也於義似亦通曰邢叔明疏云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則邢本亦當與皇同今注疏本乃後人依朱文公本校改非邢氏之舊矣

問辭達而已矣此辭何所指曰三代之世諸侯以邦交爲重論語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稱之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則譏之此辭卽專對之辭也公羊傳大夫出使受命不受辭聘禮記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論語之文與禮經相表裏以經證經可以知辭達之義矣

問匏瓜繫而不食朱注與舊說似異謂匏瓜不能飲食恐有語病曰何氏集解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詳

其文義蓋謂匏瓜不可食故得繫於一處非謂瓜不能
飲食較之朱注爲長春秋外傳叔嚮稱苦匏不材於人
共濟而已瓠甘匏苦瓠可食匏不可食故叔嚮以爲不
材然曲沃之懸匏良工取以爲笙乃備八音之一而詩
稱酌之用匏則匏又爲飲器匏之爲用亦多不特中流
失船收千金之利也

問孺悲欲見孔子而辭以疾悲尙未得見不知何以得
罪曰古者相見之禮必因介紹始見辭於將命者曰某
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三辭而出見之悲
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此賈公彥說

問古人引書多誤如王伯厚舉漢藝文志小道可觀蔡
邕傳致遠則泥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唐孔穎達傳以能
問於不能以曾子之言爲孔子論語非僻書何以舛謬
乃爾曰伯厚所舉尙有未盡後漢章帝紀引博學而篤
志王充論衡引歿生有命亦以子夏之言爲孔子北史
何妥傳引仍舊貫何必改作以閔子之言爲孔子劉知
幾史通引吾曰三省吾身昔者吾友以曾子之言爲孔
氏論衡引紉之不善以子貢之言爲孔子宋書劉延孫
傳贊引事君數斯疏矣稱子曰不稱子游皆是也然則
古人固多誤乎非也漢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荅弟

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故漢唐諸儒引用論語雖弟子之言皆歸之孔子後儒未達此義輒謂諸弟子之言多有流弊豈知論語所述皆孔氏微言大義端木游夏諸賢其言皆聞諸夫子者乎

問史記以子張爲陳人而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學於孔子或陳或魯二說孰是曰皆是也春秋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子張當是陳顓孫之後以字爲氏者故稱陳人子張旣從孔子游而其子申詳爲魯繆公臣則居於魯非一世矣

問論語何氏集解采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康成陳羣玉肅周生烈八家之說周氏不詳其名周生烈字文逸燉煌人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晉中經簿云周生姓烈名今本集解有周無周生何也曰平叔自序稱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疑平叔元本姓名兼舉後人厭其繁複因刪去其名又不知周生之爲複姓并生字亦去之由是周氏周生氏兩家之說不可辨矣後得皇侃義疏讀之凡孔馬鄭陳王周生諸人皆稱名惟包咸作苞氏而不名蓋何氏家諱咸故也然細檢全部但有周生氏而無周氏殊不可解

問孟子師行糧食之義曰周禮廩人職云凡邦有會同

師役之事則治其糧食注行道曰糧謂糗也止居曰食謂米也鄭鏐云遠者治其糧莊子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遠也近者治其食詩朝食于株左氏傳食時而至蓋言近也予按說文訓糗爲乾詩乃裹餼糧于橐于囊孟子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此糧與食之辨

問孟子書有北宮黝北宮錡趙氏注以錡爲衛人而黝獨未詳亦可攷否曰黝事固不可攷然淮南子有云握劍鋒以离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高誘注北宮子齊人也孟子所謂北

宮黝也誘生於漢世所見書籍尙多以黝爲齊人宜可信春秋之世衛有北宮氏世爲正卿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者云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則齊亦有北宮氏也問孟子書使虞敦匠事朱注謂董治作棺之事敦董聲相近但與古注不合曰此當從趙氏說敦匠謂厚作棺也事嚴謂喪事急也依文義當以使虞敦匠爲句事嚴二字爲句

問周人百畝而徹以方里畫井計之是爲九而取一而孟子云其實什一先儒因有公田二十畝爲廬舍之說然於經無正文何故曰鄭康成注周禮嘗引孟子野九

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

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

故也見甫田疏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

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

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

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固而何休注公羊趙岐注

孟子范甯解穀梁宋均注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問淮水爲四瀆之一以其獨能入海也淮與江不相入

孟子云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先儒以爲記者之誤

其信然乎曰漢儒趙邠卿注孟子於此文未嘗致疑宋

以後儒乃疑之予謂孟子長於詩書豈不能讀禹貢且

生於鄒嶧淮泗之下流近在數百里之間何至有誤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而江卽次之故老子以江海爲百谷王南條之水皆先入江後入海世徒知毗陵爲江入海之口不知胸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也漢水入江二千餘里而尙有北江之名淮口距江口僅五百里其爲江之下流何疑禹貢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此卽淮泗注江之證注江者會江以注海與導水之文初不相悖也說文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浙江者漸江也漸江與江水不同源而得名江者源異而委同也國語吳之與越三江環之韋昭以爲吳松江錢唐江浦陽江也錢唐江卽浙江吳松江浦陽亦注江而後注海故皆有江之名漢儒去古未遠其言江之下流不專指毗陵一處如知會稽山陰亦爲江水所至則無疑乎淮泗注江之文矣

問公行子有子之喪何以君命往弔曰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斬衰三年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鄭氏注曰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公行子當是爲父後者其子蓋長子也大夫之適長在國謂之國子入學與世子

潛石堂文集卷九
齒焉者也在家謂之門子春秋傳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故其喪也父爲之服斬衰三年君使人弔卿大夫咸往會焉周禮卿大夫士之喪職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孟子所稱不歷位不踰階之禮卽職喪之禁令也孫疏稱公行子喪其子故有子之喪其義甚明俗師云有人子之喪繆矣

問沈猶之沈當讀何音曰此字平上兩音皆可讀廣韻沈直深切漢複姓有沈猶氏此平聲讀也漢書楚元王子歲爲沈猶侯王子侯表作沈猷晉灼顏籀並讀爲審沈猶蓋地名魯有沈猶氏朝飲其羊而曾子弟子亦有沈猶行此必以地爲氏者則讀沈爲上聲亦可通

問負芻之禍注疏異解注云時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是以負芻爲人名疏云有寇賊自負其芻艸來攻我室是以芻爲芻芟未審當何從曰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負芻爲人名審矣朱注時有負芻者作亂玩其詞意亦作人名解朱氏謂孟子疏非孫宣公撰乃邵武士人僞作故集注從不一引

問施從良人之所之趙注邪施而行未審所出曰施古斜字史記賈生列傳庚子曰施兮漢書作斜斜邪音義同也

問孟子言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而史記稱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濁鄒卽讎由也二說不同當何從曰此條當以史公爲長世家云孔子教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則讎由亦在受業之列讎由因與子路有連得請業於孔子遂主其家此事之可信者

問癰疽之名亦見它書否曰孔子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又報任安書云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雍渠卽孟子所稱癰疽也趙氏以爲癰疽之醫者似是臆說

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賜謂王子所生之母歿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邠卿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適夫人不得行喪親之數其實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期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儀禮喪服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

也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傳謂先君餘尊之所厭
不得過大功蓋公之庶子雖父已先卒猶厭於父之餘
尊不得伸母之服不言厭於嫡母也公羊傳母以子貴
故春秋於成風敬嬴定姒齊歸之薨葬曰夫人曰小君
成其爲君母也惟適母在則不得伸其母然則天子諸
侯爲其生母謂厭於嫡母可也公子爲其母謂厭於嫡
不可也邠卿俗儒又烏知禮意

問放飯之義曰曲禮毋放飯注謂去手餘飯於器中人
所穢䟽申之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著手不
得拂放本器中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簋蓋
也趙岐注孟子以放飯爲大飯似不如鄭注之的如依
鄭義飯當讀去聲非上聲

問趙氏注若崩厥角云額角犀厥地厥地之義未詳曰
漢書諸侯王表亦有厥角韻首之文應劭云厥者頓也
角者額角也晉灼云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二義小
有不同應說近之然則趙注厥地者猶頓地也漢儒去
古未遠當有師承訓厥角爲其角起於東晉之古文孫
䟽從之誤矣

問先儒解散宜生以散爲氏然否曰大戴帝繫篇堯娶
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廣韻引散宜蓋古諸侯之國

散宜生殆其苗裔也孔氏君奭傳云散氏宜生名似未足信

問劉子駿移太常博士書言孝文皇帝時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據趙邠卿孟子題辭則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孝文時皆立博士所謂傳記博士也此等博士未識罷於何時曰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本紀攷之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其時矣

問朱氏集注孟子王之臣章引趙氏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仁之勝不仁章引趙氏言爲仁不至而不反諸已也小弁章引趙氏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今皆見於疏而注無之又齊人伐燕章引趙氏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說則天意得矣今亦見於疏而無民心說以下八字求則得之章引趙氏言爲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今亦見於疏而無如不可求二句此何以故曰孟子疏本南宋人僞作托名於孫宣公其每章之下有此章言云云皆掇拾趙氏章指而又多芟削且沒趙氏之名蓋於諸經

疏中最爲淺妄故朱氏集注絕不采取隻字朱所引諸條皆出於章指朱猶及見趙氏全本也今日本國所刊七經孟子攷文補錄趙氏章指頗爲完善可以訂疏文之謬

問唐初刪定五經正義孔穎達以官高獨專其名其時同修者周易則馬嘉運趙乾叶尙書則王德韶李子雲毛詩則王德韶齊威春秋則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木禮記則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頽張權分修既非一手如南郊祀感生帝此鄭康成說而王肅極詆之禮記疏是鄭而非王春秋疏又是王而非鄭使後人

何所適從乎曰唐初正義曲徇一家之言彼經與此經相矛盾者甚多要其義據闕深則詩禮爲上春秋次之易書爲下書疏多采劉焯劉炫二家如舜典鞭作官刑疏云此有鞭刑則用鞭久矣日來亦皆施用大隋造律方使廢之呂刑宮辟疑赦疏云漢除肉刑宮刑猶在近代反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唐人修書不當仍稱大隋蓋沿二劉之文而未及檢正也開皇除宮刑之令不見於隋志當據疏以補之

問古以八音應八風說文鼓春分之音鐘秋分之音而

冬夏至四立則未聞請引而伸之曰白虎通禮樂篇引樂記云壘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鐘兌音也柷啟乾音也鼓震音故主春分鐘兌音故主秋分與說文合而尙闕巽坤二音依白虎通所列十二音次之簫當爲巽音磬當爲坤音矣然則壘冬至之音瑟夏至之音也卽弦也管立春之音簫立夏之音磬立秋之音柷啟立冬之音說文所未及可以意補也一說笙在北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壘在西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亦見白虎通而脫東南一方又重出北方今校正當云簫在東南方磬在西北方矣鼓鐘二方與前說同其餘皆異說文以管爲十二月之音笙爲正月之音則前說近之

問七經緯不載於漢藝文志相傳昉於哀平之間然太史公書引孔子云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語在春秋緯又引易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亦易緯文太史公豈嘗見緯書乎曰緯候多孔氏七十子之遺言後來方士采取又以誕妄之說附益之光武應符讖以興故其書大行於東漢後儒惡其妄并其言之醇者一槩屏之未免不分皁白矣

潛研堂文集卷九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十

嘉定錢大昕

答問七

問權輿訓始見於釋詁或云造衡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其說然否曰此後儒臆說不足信予友孫星衍嘗說之以為權輿者艸木之始大戴禮諸志篇孟春百艸權輿揚雄賦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釋艸云其萌蘗藂郭景純以蘗屬下句按說文夢灌淪夢讀若萌卽釋艸之蘗藂權輿與灌淪聲相近也

問墳訓為大郭氏不注所出何也曰此於毛詩屢見之

遵彼汝墳，大防也。牂羊墳首，大首也。汾王之孫，傳訓汾
爲大，以汾墳同音。有頌其首，傳訓大首，亦以頌墳同音
也。賁鼓，維鏞，賁爲大鼓，則賁本有大義。

問郭氏以宇宙至極，釋宇，眚爲大義。然乎曰：宇者居之
大也。詩君子攸芋，毛訓芋爲大芋，卽宇之異文。眚卽邳
字，司馬相如封禪文，爰周邳隆，小司馬引樊光說邳可
見之大也。則樊本作邳字。

問省緜，穀之爲善何也？曰：省與鮮連文，省卽鮮聲之轉。
物以少者爲善，省鮮俱有少義。詩帝省其山，禮大傳大
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君皆訓爲善。史記太史公自序

所從言之，有省不省耳，亦以省爲善也。穀與攻，穀介連
文，聲皆相轉。穀者射之善也，惟緜字不見於經。翟教授
灑嘗引廣韻，訓緜爲繕。詩鄭風序，繕治甲兵，箋云繕之
言善也。周禮繕人注，亦云繕之言善。然則緜者器之善
也。景純注爾雅，未喻聲音相轉之原。故於文多所未詳。
如雉與陳，孟與勉，蹶與嘉，猷與已，皆聲之轉。延轉爲寅，
故寅有進義，動轉爲迪，故迪有作義，皆景純所未喻也。
問顛之爲靜何也？曰：說文顛，謹莊貌，與靜義相近。論語
云：仁者靜。故周顛字伯仁，頃見翟教授說，亦與予同。
問禧之爲告何也？曰：說文禧，禮告也。禧與畛，祈連文。畛

爲致告祈爲求告禱爲禮告皆告神之名今本說文作禮吉蓋轉寫之譌

問雉之爲陳何也曰雉從矢聲矢者陳也古文雉又與夷通春秋傳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服虔云雉者夷也夷平也正義云雉聲近夷楊子雲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謂雉夷聲相近新雉卽辛夷也秋官雉氏注雉或作夷釋文云雉一本作雉古音夷如稊稊陳聲相轉春秋夷儀公羊作陳儀夷有陳義故雉亦訓陳也

問繇之爲憂何也曰詩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謠本又作繇見廣韻是繇有憂義景純以繇役爲憂愁似曲

問倫敕之爲勞何也曰倫勞聲相近敕當爲勅讀如來來勞亦相轉也景純不知聲音之轉乃云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爲勞斯爲鄉壁虛造矣詩我生之初尚無庸鄭訓庸爲勞此經典正文而郭亦不能引

問翦篲之爲勤何也曰詩實始翦商翦者勤也毛訓爲齊鄭訓爲斷皆失其旨古文篲从習習有勤義

問諲之爲敬何也曰諲與禋音義同孫炎云禋潔敬之

祭也見史記五帝本紀正義詩克禋克祀毛公釋禋爲敬是諲卽

禮也

問駿之訓早，經典說文俱無之，何也？曰：駿者，明之早也。尚書咎繇謨，夙夜浚明，有家。史記夏本紀作蚤夜翊明，有家，則浚與翊義同。翊或爲翼，釋言翼明也。則浚亦有明義。駿卽浚之異文。

問：治何以有故義？曰：古文治與始通。尚書在治，忽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是治，卽始字始者，故也。鄭漁仲亦疑爲始。

問：載謨食詐，何以均有僞義？曰：古文僞卽爲字。書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荀子性惡篇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

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蓋僞有兩義：載謨者，作爲之義；食詐者，虛僞之義。郭景純專主虛僞之訓，乃謂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失其旨矣。景純於經術本疏，往往不攷古訓，望文生義，如鴻之訓代鴻，卽洪字；康誥乃洪大誥，治鄭釋洪爲代，可證而景純乃以鴻雁知運代爲說。牝之訓厚，本詩福祿膍之韓詩作牝，而郭乃以牝輔爲說。窈之訓閒，本詩窈窕淑女，毛釋窈窕爲幽閒，窈爲幽，則窈當爲閒矣。而郭乃以閒隙爲說，闕之訓恨，恨乃很之譌。見詩毛氏傳，而郭乃以相怨恨爲說。苛之訓姤，苛卽疴，姤卽疥，皆字之譌。見內

則鄭氏注而郭乃以煩苛者多嫉妒爲說庶之訓侈侈乃侈之譌見詩楚茨鄭箋而郭乃以庶者眾多爲奢侈爲說皆臆說也

問釗之爲見郭引逸書釗我周王此語今有可攷否曰孟子紹我周王見休僞古文采入武成篇作昭我周王景純生於晉世所見孟子書當是古本或有作釗者故取以爲證

問寅之訓進郭氏未詳其義何也曰寅與延聲相近人生於寅寅者引也漢書引達於寅是寅有進意

問擊之訓固於經典有之乎曰易牽羊悔亾子夏傳作擊擊者牽之固也

問禕之訓美郭以爲常語疏以禕爲歎美亦無所據曰禕與徽同禮大傳殊徽號注云徽或作禕是也張平子東京賦吁漢帝之德侯其禕而邢以爲歎美蓋本平子賦

問神之訓重何也曰重有重疊之義又有尊重之義從申加重疊之重也神彌崇尊重之重也此與賚畀卜爲賜予之子台朕陽爲予我之子其例相同景純止據重疊一訓故於神字注云未詳又以彌輔增崇傳合重疊之義皆曲解也

問穀之訓盡郭以爲今直語於經典亦有徵乎曰史記
李斯傳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小司馬云穀盡也言監
門下人飯猶不盡此也穀悉連文孟子吾不忍其觶觶
觶觶卽穀悉之轉言其命將盡也

問阮阮重文郭以爲阮塹之稱夾溲以其一爲衍字然
乎曰夾溲說是也詩具贅卒荒毛訓荒爲虛我居圉卒
荒鄭亦訓爲虛正義云荒虛釋詁文又引某氏注引周
禮野荒民散則削之謂惟某氏本有荒字景純本多一
阮字少一荒字是其失也

問滕徵之訓虛何也曰滕者水之虛說文滕水超涌也
玉篇滕虛也引詩百川沸滕蓋水涌而上有虛之義易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兌之上六象口舌於歸妹爲無
實於咸爲滕口說則言之虛亦爲滕矣徵者事之虛春
秋傳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徵死者徒死也徒死猶虛
死也溲从康康者穀之虛釋器云康謂之蠱春秋傳所
謂穀之飛爲蠱也說文溲从水爲水虛歟从欠爲飢虛
郭引方言溲訓空以爲邱墟之義亦非也

問戮之爲病郭旣以相戮辱亦可恥病爲說又云戮逐
未詳何也曰戮當爲瘳集韻瘳有戮音瘳者病之瘳也
郭亦知戮辱之義未安故仍闕之

問癘字不見於詩郭以拘攣釋之然否曰癘當爲癘癘者瘦之病也詩棘人樂樂兮說文作癘癘正字樂通字癘則俗字也

問徽之爲止何也曰徽从微省古文微與尾通故徽有止義易繫用徽纏所以止罪人也或云徽當爲徵徵與懲通詩寧莫之懲毛訓懲爲止潛莫懲嗟鄭亦訓止易君子以懲忿窒欲懲者止也漢儒傳易皆作徵字劉表始作懲而王弼從之徵有止音故宮徵字讀如祉漢書律志徵祉也

問豫之爲馱何也曰豫與射古文通用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鄭康成云豫讀如成周宣榭災之榭今文豫爲序孟子序者射也序之名取於習射古文或爲豫亦讀如榭說文無榭字則臺榭之榭亦當爲射蓋因習射以得名也詩于邑于謝王符潛夫論引作序則序與謝亦通矣豫之與射猶竺之與篤文殊而義同射有馱義則豫亦訓馱矣釋言豫敘也郭注其義亦未了若知豫卽序之古文皆从予得聲則豫之爲敘昭然察矣邵編修晉涵云豫馱猶易雜卦傳云豫怠也

問楛頰之爲直何也曰詩有覺德行緇衣引作楛鄭訓楛爲直春秋傳周道挺挺杜云挺挺正直也挺卽頰字

問迪俶之爲作何也曰迪與動聲相轉故亦有作義說文妯動也迪妯文異義同詩崧高有俶其城傳云俶作也郭注邢疏俱失於徵引

問隲之爲陞景純但引方言證之攷洪範陰隲下民先儒本有訓升者郭何以不引曰此馬融之說東晉初古文孔傳已行故不用馬義陞當爲升詩陟彼崔嵬君子攸躋傳皆訓爲升升本字陞俗字

問衛蹶假之爲嘉何也曰衛當爲禕禕與嘉同訓美故禕亦有嘉義蹶假與嘉聲皆相轉蹶者動之嘉也假者大之嘉也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譏譏嘉善也譏亦假之異文

問郡臻仍迺侯乃也郭氏謂迺卽乃餘皆未詳可引伸其義否曰郡當爲君詩君曰卜爾春秋傳闕廉謂莫敖曰君次於郊郢皆以君爲乃也乃有難義故春秋傳曰乃難於而臻亦難於至仍亦難於因也詩侯誰在矣侯服于周皆與乃同義

問艾之爲歷何也曰詩訪落云朕未有艾謂年少未歷事也庭燎云夜未艾亦謂五夜未更歷

問瑟神溢慎也郭云神未詳神亦似有慎義曰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鄭康成注檀弓讀慎爲引則神慎

問迪俶之爲作何也曰迪與動聲相轉故亦有作義說文妯動也迪妯文異義同詩崧高有俶其城傳云俶作也郭注邢疏俱失於徵引

問隲之爲陞景純但引方言證之攷洪範陰隲下民先儒本有訓升者郭何以不引曰此馬融之說東晉初古文孔傳已行故不用馬義陞當爲升詩陟彼崔嵬君子攸躋傳皆訓爲升升本字陞俗字

問衛蹶假之爲嘉何也曰衛當爲禕禕與嘉同訓美故禕亦有嘉義蹶假與嘉聲皆相轉蹶者動之嘉也假者大之嘉也詩假以溢我說文引作譏譏嘉善也譏亦假之異文

問郡臻仍迺侯乃也郭氏謂迺卽乃餘皆未詳可引伸其義否曰郡當爲君詩君曰卜爾春秋傳鬪廉謂莫敖曰君次於郊郢皆以君爲乃也乃有難義故春秋傳曰乃難於而臻亦難於至仍亦難於因也詩侯誰在矣侯服于周皆與乃同義

問艾之爲歷何也曰詩訪落云朕未有艾謂年少未歷事也庭燎云夜未艾亦謂五夜未更歷

問瑟神溢慎也郭云神未詳神亦似有慎義曰說文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鄭康成注檀弓讀慎爲引則神慎

二文音本相近義亦可通又詩闕宮有恤鄭訓闕爲神正義謂闕與恣字異義同竊意恣神一義溢慎又一義因恣又有慎義誤合爲一耳

問揚之爲續何也曰燕禮主人媵觚於賓注媵送也讀或爲揚檀弓杜蕢洗而揚解注云禮揚作媵說文媵作贖贖物相增加也禮賓主獻酢畢乃有媵觚媵爵者則揚解之揚蓋取義於續矣書立政以揚武王之太烈亦當訓續

問猷假之爲已何也曰猷之與已聲相轉假之訓已則經典數見之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注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詩烈假不瑕鄭讀烈假爲厲痕訓瑕爲已謂爲厲痕之行者不已之而自已也正義謂瑕已釋詁文瑕之與已聲亦相近登假字亦讀若遐

問遏遯之爲逮何也曰遏卽曷字詩小雅曷云能穀傳云曷逮也遯卽噬字詩唐風噬冒適我傳云噬逮也此皆經典正文而景純不能疏通證明之故云景純於經術疎

問蓋之爲裂何也曰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正義謂割蓋聲相近古者聲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相借尚書割申勸寧王之德割有益義爾雅蓋割同訓蓋有割義

皆取同聲之轉也

問邕支之訓載郭以爲皆方俗語又云未詳何也曰謝嶠謂邕字又作擁擁者護之載也古書載與戴通故謝訓爲擁護之義支之與載則聲相轉也

問淡之爲徹何也曰說文無淡字當作挾詩使不挾四方釋文有子燮子協二音卽此淡也毛訓挾爲遠漢儒

諱徹爲通通達義同

荀子儒效篇盡善挾洽之謂神注挾讀爲淡

問凌之爲慄何也曰此當從樊光義樊本作凌謂冰凜也慄當爲凜詩二之日栗烈說文作凜凜凜凜者冰寒也

問洵之爲龕何也曰龕與堪通洵本訓信信與堪義相因信其堪斯任也

問僊之爲聲何也曰說文僊讀若屑蓋僊與屑通漢書武帝紀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卽爾雅之僊也陸德明以爲動艸聲陋矣

問戎之爲相何也曰詩烝也無戎毛訓戎爲相此經典之明文孔疏不云釋言文邢亦失於徵引蓋叔明於小學本疎涉獵九經義疏亦未賅博如柢本也當引詩維周之氏郵過也當引詩不知其郵翻膠也當引春秋傳不義不暱說文引作翻或作翻襄駕也當引詩終日七

襄里邑也當引詩于蹶之里威則也當引詩既有淫威
遏止也當引詩無遏爾躬幾危也當引詩維其幾矣春
秋傳利人之幾郃合也卽洽字當引詩民之洽矣倣作
也當引詩有倣其城

問檢之爲同何也曰檢當爲僉書堯典僉曰伯禹作司
空傳云四岳同辭而對是僉爲同也郭本譌爲檢因以
模範同等說之淺陋之甚

問階闇之階字說文無之當用何字曰本當爲陰論語
高宗諒陰鄭訓陰爲闇說文亦訓陰爲闇皆據此文古
書陰與音通左傳鹿死不擇音是也本借音爲陰後人

妄加自秀景純不援引經典而望文生義由於未通六
書之旨

問芾之爲小何也曰易豐其沛子夏傳作芾云小也詩
芾祿爾康矣毛訓芾爲小則芾與芾亦通

問𡗗𡗗之爲𡗗何也曰古書𡗗與𡗗通漢書敘傳𡗗𡗗
公主迺女烏孫孟康云𡗗𡗗惕惕𡗗也孟所見爾雅
本作𡗗𡗗矣說文𡗗𡗗也又云𡗗美女也或作𡗗𡗗正
字𡗗𡗗皆假借字春秋傳多見疏也服虔本多作𡗗論
語多見其不知量也多與𡗗同

問說文𡗗字下引爾雅𡗗𡗗𡗗𡗗今爾雅無其文何

也。曰說文無積字當爲潰之譌。潛夫論救邊篇洄洄潰潰當何終極。卽用此語。今釋訓有云僂僂洄洄。僂也。僂卽上文之夢夢。不應重出。必潰潰之譌也。洄洄或作漚漚。見陸氏釋文。景純亦讀洄爲韋音。

問釋宮衙門謂之閔。所以止扉。又謂之閔。何也。曰止扉之閔。蓋閔之譌。說文閔。所以止扉。則許君所見爾雅本。是閔字。陸德明釋文於此閔字云本亦作閔。

問銚金謂之鈹。銚鈹兩字。說文皆無之。據陸氏釋文。鈹本亦作版。周禮職金云旅於上帝。則其其金版是鈹。當爲版也。但未審銚字所从。曰銚當作并。孟子王餽兼金。兼金者并金也。說文釘字有鍊銚黃金之訓。亦當爲鍊并俗誤加金旁。

問角謂之鬻。鬻字說文未收。大徐以意補入。豈說文果有漏落與。曰說文氏部有鬻字。卽釋器之鬻。氏有本義。角亦有本末。故治角字从氏。許祭酒偶闕此注。徐氏輒有增補。失其旨矣。

問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以骨鈹當之。於它書有徵乎。曰儀禮既夕記。猴矢一乘。骨鏃短衛。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鄭氏注志猶擬也。習射之矢。志矢見於禮經。文甚明白。鄭又引盤庚若射之有志。證記文。而諸家說爾

雅者不能徵引蓋儀禮一經能通其義者眇也

問璋大八寸謂之琬說文無琬字何也曰說文瑁玉器也讀若淑卽此琬字文異音同

問釋天濟謂之霽按洪範曰雨曰霽史記宋世家作濟則霽濟本一字曰說文雨部有霽字注云霽謂之霽此經霽字當爲霽之譌叔重引經典往往不顯書名如詞之計矣烝然鯁鯁鱸鮪鮫鮫一之曰渾浹雨雪漉漉不云詩水曰潤下不云書地反物爲袂不云春秋傳成閭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不云周禮足躐如也趨進趨如也寢衣長一身有半不云論語戶牖之閒謂之展闔謂

之櫛一達謂之道四達謂之衢裳削幅謂之襪不云爾

雅此霽謂之霽必古本爾雅之文當據以訂郭本之誤問祭山曰瘠縣釋文云瘠或作皮又作歧瘠皮歧三字說文皆無之不審許君意云何曰周禮犬人職云凡幾珥沈辜鄭司農讀幾爲岐引爾雅祭山曰瘠縣爲證是先鄭以瘠當幾字許君之意當亦不殊陸氏釋文云或作歧則岐之譌也又周禮肆師職云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爲祈則幾祈同音亦同義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謂瘠縣之羊也

問釋地陵莫大於加陵郭云所在未聞不識猶可攷否

澤石堂文集 卷一
三
曰淮南人閒訓晉厲公合諸侯於嘉陵嘉與加同卽春秋之柯陵也杜元凱云鄭西地柯加聲相近

問小山岌大山恒釋文有桓袁恆三音如用桓袁兩音則字當从亘如用恆音則字當从亘說文無恒字不審所从曰予族子培嘗引晉書地道記恆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恆山岌號飛狐口證恒卽恆之譌此證甚分明大山宮小山卽南嶽之霍山則小山岌大山爲北岳之恆山審矣郭訓岌爲高過亦未然說文岌作馭馭馬行相及也山相及有縣互之象故以恆得名俗人妄加山旁或誤讀爲桓音陸德明疑而兩收之

問左右有岸厓厓字說文所無未審所从曰厓蓋厓字之譌說文厓閉也从戶劫省聲山左右有岸似戶之閉故以得名俗師不通六書誤作厓或作厓皆非也釋文厓戶閣反或作口閣反予謂當爲口閣切乃與韻協問岧岧之名詩傳與爾雅說文互異未審孰是曰父尊母卑岧必小於岧岧之言護也山有艸木所庇者廣也岧或爲紀紀之言基也又爲咳咳之言芟也基芟初具未有枝葉也毛公詁訓往往爲後師所亂如崔嵬祖二名亦與釋山之文違反皆當以爾雅爲正也問孟狼尾唐石經作孟或疑石刻爲誤然否曰玉篇艸

澤石室文集卷一
部有蓋字亾變切訓爲狼尾艸卽此經孟字後人加艸耳今監本毛本皆作孟字形相涉而譌攷唐石經及鄭樵本皆是孟字可證宋時猶未誤也石經異於刊本者如澤烏菴刊本作藁苧麻母刊本作苧味莖苧刊本作苧燕白脰烏刊本作鳥鸞白鷹刊本分楊鳥爲二字鳶烏醜烏鵲醜刊本烏皆作鳥麇大麇刊本麇作麇皆當據石本以正今本之譌金石文字記乃轉以石本爲誤斯不然矣

問菟一名雀弁是何艸曰廣韻菟與也說文木耳一名黃雀弁豈木耳之別名乎

問藁爲烏菴藁爲菟苧繫爲菟葵注皆未詳願聞其審曰藁卽白藪見於玉篇詩云藪蔓于野者也孫星衍引本艸云白斂一名菟核核本有苧音則斂之爲藁審矣釋艸一篇釋繫者三見一云皤蒿一云由胡與此而三郭惟釋皤蒿爲白蒿餘皆闕之以夏小正證之由胡皤蒿本是一物則菟葵疑卽皤蒿矣或云菟葵者款冬也與下文菟葵類凍一物烏菴疑亦菴燕之類篇中又有澤烏菴一條郭云卽上藁也

問藁爲懷羊是何物曰按類篇芋之惡者曰藁疑卽此也張衡西京賦戎葵懷羊

問漚灌是何艸曰李登聲類以漚灌與茵芝為一物

問蓄虞蓼疏謂蓄一名虞蓼然否曰此某氏之說毛詩

正義曾引之說文訓蓼為蓄虞則當於虞字斷句

問菽虬注引謝氏說謝未知何時人曰詩東門之枌

疏先引舍人說次引郭氏說次引謝氏說謝必在郭之

後陸氏釋文稱陳國子祭酒謝嶠撰爾雅音當即其人

也邢疏采自詩正義後來校書者又依邢疏攙入注文

問菌鹿藿之菌說文作蕪讀若剽蕪菌二字形聲全別

未審何從曰文字當從許氏然其致誤亦有由春秋楚

子麋卒穀梁作卷卷麋聲相近蓋因蕪譌為麋又以聲

轉為菌爾釋艸又云蕪鹿豈亦鹿藿之別名歟郭以蕪為蕪藿

問藹侯莎其實媿疏以侯為語詞然否曰說文莎鑄侯

也當於侯字斷句說文無藹字當為瀉後人妄加艸耳

瀉鑄古文通荀子議兵篇湯以薄武王以瀉注瀉與鑄

同史記為吾遺瀉池君即鑄池也夏小正媿瀉字並从

系旁

問說文藪薺實也今據釋艸薺實自名藪而藪為藪古

之大者說文殆誤矣曰吾友江叔澐篤信許氏亦疑此

條有譌予謂藪藪之文上下相承許祭酒所見本當是

藪在藪上藪為薺實則藪為藪古之大者矣藪即藪字

龍古葉大下垂有參差之象

問釋艸以廢爲臬實據禮記閒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臬喪服傳云苴者麻之有實者也牡麻者臬麻也臬亦麻之名而有實爲苴無實爲臬謂臬爲麻可也謂廢爲臬實似非其倫曰周禮籩人疏云臬本無實解蕡爲臬實者舉其類耳儀禮疏亦云臬是雄麻蕡是子麻爾雅云蕡臬實者舉類而言若圓曰筭方曰筍而鄭注論語云筭筍亦舉其類也此二條邢疏失引

問蕭苻止是何艸曰蕭苻卽貫眾本艸有明文止當屬下讀蕭苻也止灤也貫眾也一物而三名也土夫王纂月爾亦一物而三名王纂蓋纂之大者猶艸有王芻魚有王鮪耳郭必讀三字爲句分爲二物蓋泥於女蘿馬舄之例謂三四名必重文其實未必然也陸德明引說文纂土夫也與今說文不同陸所見猶是唐初本當取以正郭注之失

問菱蕨攪之攪釋文音亾悲反蓋从麋聲而兼存孫炎居郡居羣二音則字當从麋不審宜何從曰說文手部有攪無攪當从孫叔然音作攪字凡艸木蟲鳥之名多取雙聲疊韻釋艸一篇如芙蓉薜茈鼎董遂葛莖藜菀絳叩鉅鈹芑之類皆雙聲蕨攪亦雙聲故知攪爲轉寫

之譌又攷說文廣雅皆以薜茝為菱芰之別名獨釋艸
薜茝與菱分為兩條薜茝即英茝菱即蕨攢說者疑之
予謂英茝與蕨攢聲相近其實一物而四名也

問薺百足是何艸曰說文無薺字蓋即鐵也說文鐵山
非百足殆山韭之別名歟

問蕘小葉之蕘有兩音一為豬葉反則字當从聃一為
阻畱反則字當从取陸氏疑而兩存之願聞其審曰說
文有蕘無蕘蕘乃傳寫之譌史記鯁生說我服虔以為
小人貌鯁與蕘皆从取聲亦得有小義春秋傳蕘爾國
杜云蕘小貌說文無蕘疑即此蕘字

問樓橐含之義曰此當連下華芩為一句樓當為樓說
文樓即樗之異文讀若華故與華同訓橐當為康讀胡
感切說文東木垂華實東與橐字形相涉而譌耳含與
弓同說文弓艸木之華未發函然讀若含此三者皆華
芩之別孫季仇讀橐為易甲坼之坼解樓亦與予異然
以三字連下句讀則先得我心矣景純注葍芟義亦不
了予謂芟當為芟說文葍芟也芟艸根也芟艸根也葍芟
連下芟根為句葍芟芟皆根之異名樓橐含皆華芩之
異名

問輔小木何木也曰予弟晦之云詩山有扶蘇毛云扶

蘇扶胥小木也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輔孔冲遠以爲釋木無文不知小木卽木之名也

問狄藏椶貢綦杙槩梅杙者聊十一字郭惟解杙爲槩梅餘皆未詳何也曰石經藏爲臧狄玉篇廣韻皆作楸楸臧椶也樊光本椶作榕說文榕木也疑卽臧椶矣貢綦疑與杙槩爲一物聲相近也梅字當屬下句謂梅之杙者名聊也景純斷句似失之

問周禮壺涿氏以牡椶午貫象齒杜子春以枯榆當之然否曰牡椶卽無姑牡無聲相近易枯楊生稊鄭讀枯爲姑謂無姑山榆也稊鄭本作萑萑木叟生讀如夷謂

山榆之實爾雅之文皆出六經景純於經義甚疏故失於徵引

問樸枹者謂櫬采薪采薪卽薪諸家讀法不同解亦互異當主何說曰謂當從舍人本作彙連上句讀謂樸之枹者名彙也說文彙作翳亦卽蝟字本从胃得聲故譌爲謂也櫬采聲相近櫬一名采薪又名卽薪與櫬梧之櫬名同而實異

問大而敲楸小而敲榎釋文敲或作撒撒敲似皆俗字曰攷工記老牛之角紆而昔鄭司農云昔讀爲交錯之錯謂牛角犄理錯也此敲亦當爲錯或省文作昔其从

皮者經師附益也

問枹適木魁瘳郭以五字爲句義似不了曰此本二物而郭誤合之枹一名適木適訓聚聚木叢木也魁瘳別爲一句卽瘳木魁其別名耳

問蚘蟻蛭郭云江東呼爲黃蛭邢疏謂蚘一名蟻蛭然否曰說文蛭蟻蝗以翼鳴者攷工記以翼鳴者鄭君注發皇屬發皇卽爾雅之蚘蟻也古書从友與从發之字多相通說文馱讀若撥國語王耕一墾或作坡詩鱸鮪發發說文作鮪鮪此亦以發皇爲蚘蟻蟻皇音同蚘蟻一名蛭注疏斷句非是

問邢疏蠶與父一名守瓜蠶與父豈三字名乎曰此見莊子至樂篇蒼苳生乎腐蠶司馬彪注蟲名爾雅云一名守瓜蓋此蟲名蠶又名與父邢叔明未檢莊子不能得其句讀也

問郭注莫豺蠶蛭蛭旣以石蛭當之又譏孫叔然引方言說此義亦不了何也曰蠶蛭卽蠶蟻叔然注已失傳據方言螳螂謂之髦或謂之蚘或謂之芊芊髦卽蛭之轉芊芊卽莫豺之轉則叔然所引信而有徵矣說文豺卽狐貉之貉貉有陌音莫與貉古文又通用則莫豺異文而同音莫豺猶莫莫亦猶芊芊也景純未喻古音故

譏其不了

問蛭蝮至掌是何物曰此卽釋魚之蛭蟻本艸水蛭一名蛟一名至掌

問密肌繼英釋蟲釋鳥二篇俱有之郭氏皆未之詳究係何物曰周禮赤友氏凡隙屋除其狸蟲注狸蟲虻肌蛛之屬密肌疑卽肌蛛也說文蠹多足蟲也或作蚤

問鷓鴣字从并釋文所載謝郭字林諸音皆不相近何故曰古本作裨笠淮南說林訓烏力勝日而服於雛禮高誘注雛禮爾雅謂裨笠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高氏後漢人所見本尚是裨字雛裨音相近禮笠聲相轉也今本字从并蓋卑之轉而諸家音猶从卑聲謝氏讀符悲切讀鷓爲裨也

問魋白虎之魋釋文有下甘亾狄二切此字从甘何緣有亾狄之音曰魋當爲魋字之譌說文魋白虎也从虎昔省聲讀若亾與亾狄切相合从甘之字說文無之其誤始於字林

問威夷長脊而泥郭訓泥爲少才力何也曰泥當爲鬪聲相近而借用也說文鬪智少力劣也漢書或作茶古音爾與尼相近易繫于金柅說文作柅詩飲餞于禰韓詩作坭書典祀毋豐于坭謂禰廟也俗人不通古音乃

於爾豸著人讀爲奴禮切又省作你不知奴禮切乃爾之正音故爾轉爲乃籥从爾聲而音轉爲尼輒切也問犬生三豸二師一獫景純謂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今按豸子之名惟二師與犬同縱豸聲尚相近而說文無豸字何故曰豸當爲猥字之譌玉篇猥犬生三子也景純本譌作豸疑與豸縱音相似傳會不足信問毛公說詩訓詁皆取爾雅而文字與今本多有異同何故曰毛公所見爾雅勝於今本如艸木蟲魚增加偏豸多出於漢以後經師而毛公猶多存古夫不枯鞠脊令卑居之屬皆當依毛本改正者也丁丁嚶嚶相切直憲憲洩洩制法則見於鄭箋而毛無之此類爲叔孫通梁文輩所增無疑也以衣涉水爲厲由膝以上爲涉逆流而上曰沂河順流而下曰沂游自上爲名此又後人采毛義以益之非爾雅本文也陽湖孫季仇謂周公著爾雅一篇後人分爲釋詁釋言諸目而以意附益之陸德明以釋詁一篇爲周公作蓋誤會張揖之旨其實十九篇中皆有周公正文釋詁一篇非無後儒增入斯爲篤論矣

問廣雅北辰謂之天堂天淵謂之紉茲妃星謂之天堂天淵謂之三淵此數語似有舛譌曰天堂天淵前後重

潛研堂文集卷十一
出必是轉寫有誤竊意上天堂爲天皇之譌下天堂則
大當之譌也北極最尊者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
故云北辰謂之天皇也御覽引樂汁圖云大當正妃也
注云大當鉤陳末大星唐碧落文大當叶曜中閨以睦
正用樂緯語故知妃星謂之大當也天淵謂之三淵疑
指天潢而言緝茲未詳

潛研堂文集卷十一

門人袁廷禱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十一

嘉定錢大昕

荅問八

問許叔重說文解字十四篇九千三百五十三文不見
於經典者幾十之四文多而不適於用竊所未喻曰今
世所行九經乃漢魏晉儒一家之學叔重生於東京全
盛之日諸儒講授師承各別悉能通貫故於經師異文
采摭尤備姑卽予所知者言之如塙卽易確乎其不可
拔之確昏卽括囊之括尅卽跛能履之跛掇卽哀多益
寡之哀拊卽介于石之介哉卽朋盍簪之簪櫛卽觀我

朶頤之朶觀卽虎視眈眈之眈倥卽其欲逐逐之逐哺

卽咸其輔頰舌之輔睇卽夷于左股之夷坎卽婦子嘻

嘻之嘻趣卽其行次且之次論語造次必於是亦从此櫛卽繫于金

柅之柅斲卽漸進之漸孀卽歸妹以須之須菩卽豐其

蔀之蔀豐卽豐其屋之豐孳卽極深研幾之研索卽探

賾索隱之索履卽天地定位之定周禮奠繫世亦从此矧卽書方

鳩僇功之鳩敷卽明明揚側陋之揚禴卽類于上帝之

類支卽扑作教刑之扑訇卽詢于四岳之詢諧卽稽首

之稽僕卽稷契之契蒔卽播時百穀之時敷卽典朕三

禮之典火卽分北三苗之北岐卽翕受敷施之施絲卽

粉米之米睽卽叢脞之脞舍卽厥貢屨絲之屨泔卽沱

潛旣道之潛齧卽岷山導江之岷嶼卽四隩旣宅之隩

楨卽若顛木之顛指卽不匿厥指之指彤卽高宗彤日

之彤昱卽翌日乃瘳之翌郁卽王來自奄之奄黷卽盧

弓之盧縑卽詩參差荇菜之差覲卽左右芼之之芼蕭

卽于以湘之之湘鬻卽維錡及釜之錡黻卽素絲五緘

之緘徐卽舒而脫脫之舒貯卽佇立以泣之佇跽卽母

氏劬勞之劬飄卽北風其涼之涼夔卽夔而不見之夔

媿卽燕婉之求之婉櫛卽椅桐梓漆之椅薄卽綠竹猗

猗之竹邛卽有匪君子之匪虜卽且往觀乎之且嬖卽

子之還兮之還、緬卽葛屨五兩之兩、媿卽好人提提之
提、淨卽彼汾沮洳之洳、茱卽椒聊之實之椒、麴卽獨行
叢叢之叢、輦卽五檠梁輶之檠、戩卽蒙伐有苑之伐、禘
卽與子同澤之澤、燎卽佻人僚兮之僚、迺卽神之弔矣
之弔、蠶卽雨雪霏霏之霏、漱卽載渴載飢之渴、岳卽節
彼南山之節、傷卽我心憂傷之傷、溯卽不敢馮河之馮
昇卽弁彼鸞斯之弁、疇卽怒焉如擣之擣、刈卽予忖度
之之忖、翼卽無拳無勇之拳、耀卽佻佻公子之佻、盥卽
監亦有光之監、將卽無將大車之將、晡卽有滄萋萋之
滄、揆卽天子葵之之葵、餽卽如食宜餽之餽、鬻卽綢直
如髮之綢、黻卽其麗不億之麗、隹卽白鳥鶴鶴之鶴、牽
卽先生如達之達、彘卽于豆于登之登、管卽篤公劉之
篤、悵卽以謹愒愒之愒、齋卽天之方濟之濟、集卽荏染
柔木之荏、疹卽癘我以旱之癘、懇卽旣成藐藐之藐、郿
卽出宿于屠之屠、扔卽仍執醜虜之仍、奔卽佛時仔肩
之佛、睞卽烝烝皇皇之皇、摛卽百祿是適之適、挺卽松
桷有槩之槩、僞卽春秋鄭伯克段于鄆之鄆、闞卽隧而
相見之隧、衛卽帥師之帥、步卽去順效逆之逆、鄆卽觀
魚于棠之棠、戡卽伐戴之戴、劇卽工則度之之度、盪卽
鄭伯入許之許、郟卽溫原絺、樊之絺、瞻卽祝聃射王之

聃癩卽不疾疾蠹之蠹隸卽泣盟之泣汲卽生急子之
 急懷卽余心蕩之蕩搃卽批而殺之之批穀卽穀於菟
 之穀爪卽築臺臨黨氏之黨讀如掌邠卽盟於葵邱之葵
 頤卽作爰田之爰數卽終朝而畢之畢鞶卽鞶鞶之鞶
 明卽川鍼莊子之明程卽匹夫逞志之逞室卽作僖公
 主之主顛卽請食熊蹯之蹯玲卽來含且賙之舍鄰卽
 舒蓼之蓼茵卽埋諸馬矢之矢瘡卽三進及潤之濡眯
 卽提彌明之彌盪卽寡君須矣之須錡卽西鉏吾之吾
 瓦卽鄭公孫輒之輒玕卽君出自丁之下齧卽四嬰不
 蹕之嬰鞶卽轡之柔矣之柔鄰卽馮滑之馮盪卽罪戾

是懼之戾叁卽糞除之糞蒞卽蒞氏之蒞之蒞邾卽祭
 公謀父之祭舟卽周走而呼之周傅卽琴瑟專壹之專
 鞞卽乾祭之門之乾頤卽使髡之之髡裼卽渴葬之渴
 備卽及者何累也之累疵卽幟也之幟貼卽卒帖荆之
 帖齧卽賁渾之戎之賁覽卽視歸乎齊侯之歸劑卽禮
 記恭敬擗節之擗薨卽悼與耄之耄窘卽羣居五人
 羣筮卽不同樵柳之樵詒卽毋嚶葬之嚶次卽笑不至
 矧之矧粹卽大夫曰卒之卒殯卽四足曰漬之漬爰卽
 拜而夔拜之夔界卽瞿瞿如有求之瞿休卽畏厭溺之
 溺拙卽負手曳杖之曳稊卽寢苫之苫顛卽不爲魁之

魁儼卽疑女於夫子之疑，通卽喪之有踊，之踊，辟卽辟
 雍之辟，迺卽山澤列而不賦之列，迺卽移之郊之移，延
 卽其器疏以達之疏，柘卽鈞衡石之石，斟卽角斗甬之
 角，笛卽具曲植之曲，簾卽籩筐之籩，魍卽命國儻之儻
 霓卽天多沈陰之沈，交卽黼黻文章之文，翳卽其音羽
 之羽，嬰卽是察阿黨之阿，儻卽數將幾終之幾，增卽夏
 則居檜巢之檜，通卽則鳥不獮之獮，匄卽器用陶匏之
 陶，塗卽玉藻十有二旒之旒，纛卽繭繭之繭，脂卽柔色
 以溫之之柔，魍卽免薨之免，洎卽濡魚醢醬之濡，禡卽
 朝元端之端，甍卽疏屏之疏，鬣卽夏后氏楬豆之楬，牒
 卽聶而切之之聶，緝卽其聲暉以緩之暉，傷卽暉諧慢

易之易，姁卽煦，嫗覆育之煦，竄卽回邪曲直之回，鄴卽
 封黃帝之後於薊之薊，糲卽其精有稜之稜，尅卽頃步
 之頃，逵卽率性之謂道之率，寂卽陷阱之阱，魁卽睨而
 視之之睨，傲卽行險以徼倖之徼，侶卽序昭穆之昭，粵
 卽恂慄之恂，蓋卽合昏而醕之昏，璫卽縝密以栗之栗
 情，諧皆卽周禮府史胥徒之胥，娛卽女奚之奚，美卽匪
 頒之頒，醢卽盜齊之盜，蕩卽淡蒲之淡，握卽帷幕幄帟
 綬之幄，黓卽夏纁元之纁，裂卽教帔舞之帔，翌卽教皇
 舞之皇，擗卽恤民躄阨之躄，媿卽以媿詔王之媿，埴卽

駢剛用牛之駢，詔辟忌之忌，獻卽公執桓圭之
桓，韞卽韞，韞氏之韞，卽掌三兆之兆，條卽龍勒條，纓
之條，搢卽犬禡尾，纛疏飾之疏，瀆卽素車焚蔽之焚，駟
卽萃車之萃，俎卽爲邦朋之朋，鑠卽夫遂取明火
之遂，遂卽諸侯邦交之交，枅卽輪牙之牙，輶卽雖蔽不
匡之匡，櫟卽捎其藪之藪，權卽參分較圍之較，絹卽刺
兵欲無絹之絹，瑒卽裸圭尺有二寸之裸，珣卽駟琮七
寸之駟，鴈卽弓之畏之畏，擗卽儀禮賓厭介之厭，粗卽
朱羽糝之糝，搗卽苴經大鬲之鬲，豷卽塗用塊之塗，酌
卽醕尸之醕，眇卽論語鮮矣仁之鮮，捫卽因不失其親
之因，臧卽郁郁乎文哉之郁，蹶卽顛沛之顛，遜卽行不
由徑之由，敕卽策其馬之策，柝卽觚不觚之觚，雉卽弋
不射宿之弋，攬卽君子不黨之黨，認卽慎而無禮則憇
之憇，啓卽啟予足之啟，慙卽與與如也之與，纒卽紕緼
之緼，埒卽附益之附，袞皆卽不踐迹之踐，督卽察言
而觀色之察，券卽無倦之倦，墮卽溝瀆之瀆，懣卽譎而
不正之譎，原卽鄉原之原，簿卽博奕之博，受卽孟子野
有餓莩之莩，躄卽卒然問曰之卒，黃卽擴而充之之擴，
郤卽蓋大夫之蓋，啻卽隱几而臥之隱，倅卽倅倅然之
倅，齎卽以釜甑爨之甑，藹卽艸木暢茂之暢，燎卽睥予

瞭焉之瞭、慙即忸怩之忸、忒即自怨自艾之艾、艸即草
莽之莽、美即僕僕爾亟拜之僕、屐屐亦即僕僕也、詭即
人皆曰詭、詭之詭、欺即自視欲然之欲、踵即摩頂放踵
之踵、狃即以言餽之之餽、塉即爾雅俶落權輿之俶、訥
即擊仍之仍、策即咨皆之皆、僖即鬱陶繇之繇、侈即侈
侈之侈、猥即狎復之狎、遷即駟傳之駟、妣即牴牾惕惕
之牴、楣即楹謂之梁之梁、坳即墳大防之墳、漹即水醮
曰曆之醮、茺即朮山薊之朮、苧即苧麻母之苧、蕞即莞
苻、蕞之莞、苦即枯樓之枯、莞即沆魚毒之沆、椀即栲山
櫛之栲、櫛即柚條之柚、枼即時英梅之英、鬪即長脊而

泥之泥、又如澤浹即感發之異文、凜瀨颯颯皆即栗烈
之異文、襍律即粵峯之異文、參差即參差之異文、不于
即躑躅之異文、遺遺即攢瀆之異文、弓弓即節奏之異
文、趁趨即屯適之異文、招搖即招搖之異文、哥魯即歌
謠之異文、蔽頽即崩隤之異文、灑灑即提攜之異文、嬰
媿即嬰兒之異文、揄掖即翦滅之異文、弓嘽即菡萏之
異文、營翳即鞠窮之異文、峙躅即踟躕之異文、跌踢即
佚宕之異文、醮頽即蕉萃之異文、今人視爲隱僻之字
大率經典正文也、經師之本互有異同、叔重取其合乎
古文者稱經以顯之、其文異而義可通者雖不著書名

亦兼存以俟後人之決擇此許氏所以爲命世通儒異於專已守殘黨同門而妒道眞者也

問說文顛好貌詩所謂顛首今詩無此文何也曰許氏引詩往往不舉全文如詁訓卽古訓是式顛首卽螻首蛾眉螻與顛文異而義同也釋蟲云蜚蜻蜻郭讀蜻如情與螻聲近顛讀疾正切聲亦相近古文蜻與淨通故蜻或作顛

問古者鼎有局有甬士喪禮有抽局取甬之文注謂加局於甬上則局與甬非一物矣今文局爲鉉鉉卽局也說文以甬與鉉爲一似與禮文乖刺曰說文甬以木橫

貫鼎耳而舉之从鼎口聲又引周禮廟門容大鼎七箇則叔重固讀若局未嘗讀若口也口與回同甬卽局之

異文易謂之鉉鉉又局之轉聲古音姑也甬从冫所以

覆鼎此別是一字叔重於鼎部蓋兼收之學者多聞甬少聞鼎疑爲重出而刪其一又以覓狄切注於甬字之下此二徐輩之誤非叔重元本如是也石部磬字訓厲石引春秋傳鄭公孫碣字子石文从段不从段也徐氏誤以爲乎加切乃改篆文从段借之段亦此類也

問說文有不宐有也引春秋傳日月有食之爲證按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有字从月不从日叔重乃似未讀

春秋者何故曰漢儒說春秋以爲有者不宜有之辭如
有蜚有蠆有鸛鶴來巢有星孛入於北斗之類皆是日
有食之月食之也不言月食而言有食之者扶陽抑陰
之義亦見其不宜有也說文有从月以月食日爲不宜
有正與春秋義合許氏引經往往以己意足成其義如
圜升雲半有半無本解洪範曰圜之文而後人乃以圜
食之月食之後人妄有改竄遂失其旨耳春秋不書月
食三尺童子知之以五經無雙之大儒而漫不省憶必
不然矣

問孟子母仇氏相傳讀如掌說文卻未見此字且从人
从几何以有掌音曰說文反爪爲爪與掌同音隸變爪
爲仇非真从人从几也春秋傳莊三十二年公築臺臨
黨氏哀十一年侯於黨氏之溝先儒讀黨爲掌黨氏蓋
出任姓而仕於魯者孟母當亦黨氏之族爪與黨文異
而實同也

問說文訓德爲升未審其義曰古文德與得通公羊傳
登來之也齊人語以得爲登登與升同義

問說文訓汧爲水吏何也曰水吏不見於經典當是水
文之譌廣韻蹠汧水文聚於易物相雜爲文凡从丑之

字、𠂔、𠂔皆爲雜飯，則𠂔爲水文審矣。木華海賦：葩華𠂔。𠂔，李善注：𠂔，𠂔聚也。𠂔，𠂔卽𠂔。

問左塾右塾見於尚書家塾術序見於學記門側之堂謂之塾釋宮文也。說文無塾字何故？曰後漢書王莽令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且起射之。東觀記續漢書竝作塾，則塾卽塾也。說文塾从土，辜聲。辜讀如純，純塾聲相近，故孰亦从辜得聲。塾者射臬之名，古之男子無不習射，故常設塾於門側而堂以是得名。後儒不通古音，誤分塾塾爲兩文而音讀亦異。徐鉉又於土部增入塾字，世遂無識塾字者矣。

問說文豕字下云：今世字誤以豕爲彘，以彘爲豕，何以明之？爲豕，豕从豕，彘从彘，皆取其聲以是明之。徐鉉未詳其語，疑爲後人所加信乎？曰此許君辨當時俗字之謬，非後人所能加。但轉寫有譌混耳。漢時隸書多不正。豕，豕本取豕聲而誤从豕，彘本取豕聲而誤从豕。若婁機所舉韓敕碑、張公神碑、楊著碑、陰劉寬碑、陰涿字皆从豕，亦以豕爲豕之證也。故特於此辨之，以彘代豕，恐與豕相混，後人妄改豕爲豕，而其義晦矣。

問說文殺从殳，杀聲。徐常侍謂杀相傳音察，未知所出。此字豈从父而朮聲乎？曰杀不成字，字當从古文作𠂔。

彗本古文肆字尚書肆類于上帝古文作彗从兩彗與
彗通肆與殺聲相轉故論語檀弓皆有肆諸市朝之文
殺从殳彗聲古文又作彗卽借肆爲殺耳隸楷變彗爲
杀非別有杀字徐氏謂相傳音察蓋因佛刹字刹本剗
之譌與殺義無涉今本从又从朮之杀後人妄作非許
祭酒之旨也

問說文稀从禾希聲徐鉉謂說文無希字當从爻从巾
巾象禾之根莖其義如何曰說文稀蒂晞皆取希聲明
有希字周禮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鄭氏讀希爲緇
希卽古文緇也古文緇緇皆从巾今本說文有裕無希
蓋轉寫漏落徐氏巾象禾根莖之說穿鑿不足信

問說文訓紫爲識未審其義曰釋詁些與茲斯吝已竝
訓爲此皆語絕之詞楚詞招魂些字卽些之異文許君
以些爲些苛字些爲些窳字而以紫爲楚些字大徐不
知些卽紫之俗而別補些字非也

問說文窆从又从灾灾與窆義不相應故疑而闕之許
君所闕今亦可引申其義否曰先儒說詩以幼爲冥長
爲晝則老爲夜矣窆之言宵昏昧無所見也然則窆當
从宵省聲學記宵雅肆三注云宵之言小也又足以諉
聞注亦云諉之言小也窆宵同義雖由意揣或未悖古

訓歟或云安卽夏字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蔡邕以爲五更列子黃帝篇禾生子伯宿於田更商邱開之舍注云更當作安史記韓世家虜得韓將鮫申差徐廣曰一作鮫晉人法帖亦書媯爲媯安與更通似非無徵然說文安更二字分在兩部并而一之非許意也

間說文戠从戈从音而闕其義攷易朋盍簪虞翻本簪作戠戠叢合也然與从戈之義亦未協如何曰戠與埴同義說文埴黏土也禹貢厥土赤埴墳鄭康成本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攷工記搏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是埴戠同物也弓人職云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故書昵或作熾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黏黏也元謂熾脂膏臚敗之臚臚亦黏也埴與臚戠與熾文異而義同皆取黏黏之意也詩俶載南畝凡三見鄭皆讀爲熾蓄方言入地曰熾反艸曰蓄熾卽戠也戠蓄卽俶載之轉或譏鄭好改字此未達於古音也土之黏者曰戠必以耜入之詩三言俶載其上文或云覃耜或云良耜或云有略其耜故知熾蓄當用鄭義毛公傳不訓俶載意當與鄭不殊以俶爲始出於王肅雖本釋詁未必合毛意也入戠曰戠猶之治亂曰亂故其文从戈而取意省聲許君所闕請以鄭義補之

訓歟或云交卽交字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蔡邕以爲五交列子黃帝篇禾生子伯宿於田交商邱開之舍注云交當作交史記韓世家虜得韓將鮫申差徐廣曰一作鮫晉人法帖亦書鮫爲鮫交與交通似非無徵然說文交交二字分在兩部并而一之非許意也

問說文戠从戈从音而闕其義攷易朋盍簪虞翻本簪作戠戠叢合也然與从戈之義亦未協如何曰戠與埴同義說文埴黏土也禹貢厥土赤埴墳鄭康成本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攷工記搏埴之工鄭亦訓埴爲黏土是埴戠同物也弓人職云凡昵之類不能方注故書昵或作熾杜子春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黏黏也元謂熾脂膏臚敗之臚臚亦黏也埴與臚戠與熾文異而義同皆取黏黏之意也詩俶載南畝凡三見鄭皆讀爲熾蓄方言入地曰熾反艸曰蓄熾卽戠也戠蓄卽俶載之轉或譏鄭好改字此未達於古音也土之黏者曰戠必以耜入之詩三言俶載其上文或云覃耜或云良耜或云有略其耜故知熾蓄常用鄭義毛公傳不訓俶載意當與鄭不殊以俶爲始出於王肅雖本釋詁未必合毛意也入戠曰戠猶之治亂曰亂故其文从戈而取意省聲許君所闕請以鄭義補之

問說文屣行屣屣也讀若僕文从夂而未得从尸从八之義故許君闕之曰尸當爲肩之省肩肩與屣屣義相近孟子僕僕爾亟拜卽屣屣之異文也

問說文𠂔𠂔不見也字書無𠂔字未省何从曰此字經典無之許君又不言其所从存而不論可也無已則姑妄言之蓋从口从齒省齒古文次次不前不精也口遠也口部有審字亦訓審審不見莊子逍遙游篇窅然喪其天下郭象讀武駢反當卽審字之譌

問說文軌部有軌字注闕其義唐韻亦無音何也曰此軌之籀文乾籀文作軌卽从此字叔重注當有籀文字傳寫遺失後人疑爲別一字而妄加闕字於下并非徐氏之舊矣

問說文旣讀若抵破之抵徐鉉謂抵音瓦字書無从手从瓦之字不知大徐何據曰廣雅鼓鼙謂之柷此字當从木旁然亦漢魏閒俗字不可以證說文蓋古人言讀若者往往卽用本字而以方俗語曉之高誘注淮南書屈讀秋雞无尾屈之屈易讀河閒易縣之易是其證也旣破當是漢人方言如春麥爲彙之類徐氏疑讀若者必異文輒改旣爲柷不知說文元無柷字也以是推之諸部言讀若字爲後人竄易者諒不少矣

問說文弔从人持弓會毆禽近儒譏其穿鑿而遠於理
 信有是乎曰愚嘗讀吳越春秋而知許君之可信其言
 曰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質
 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
 會故作彈以守之此陳音之言與孟子上古親死委壑
 之說略同為人子者既挾彈以防禽獸之害則弔者各
 持弓以助毆禽又何怪焉後人罕讀古書輒譏漢儒為
 妄作不知古人淳厚各尊所聞未嘗有鑿空之論也
 問說文雉字注云姿雉姿也此語難解曰姿雉即姿睢
 之異文姿與恣通釋姿雉為恣義也

問說文伶訓使何也曰詩寺人之令韓詩作伶云使伶
 也許君蓋用韓義

問說文訓縗為鬼衣裳縗字未見所出曰士喪禮幘目用
 緇鄭讀幘為葛蕭縗之之縗而許亦讀縗如葛蕭縗之
 則縗即幘也幘者覆面之衣小斂所用故有鬼衣之稱
 問釋詁孟勉也郭注云未聞按班孟堅幽通賦盍孟晉
 以迨羣曹大家服虔竝訓孟為勉景純何以不引當以
 六經無明文故邪曰書洛誥汝乃是不獲獲莫剛切孔
 馬鄭王皆訓為勉而說文爾雅俱無獲字蓋即孟之轉
 聲戰國有苾卯淮南子作孟卯是孟有苾音也
 莊子孟浪之言

徐仙民音武黨武葬二切亦込之上去兩音也。古文尚書必有作孟字者孟轉爲夔猶黽沒轉爲密勿經師授受文字互異各有所自白熹平勒石以後文字漸趨畫一而古文古訓之失傳者多矣。

問易詩夔字崔靈恩改从媿是已然此字之譌必非無因疑卽夔字夔分聲古文微相轉或聲卽近媿周禮夔鄭司農多讀爲微爲有文飾之義微音亦近媿此豈斐之假借而後人字誤作夔案晉書及沈約宋書凡嫌夔字俱已作豐也曰豐卽夔字其从文者後人妄增開成石經及宋板易詩絕無作夔者廣韻夔下重出夔字注

云俗此其證也先鄭讀夔爲微微从微省微與媿古文通用周官之媿卽說文之媿詩誰侑予美韓詩作媿媿卽媿也媿讀若媿與今人讀異夔媿古今字微訓美同訓亦必同音後人讀微許歸切因轉夔爲許覲切失先鄭之音矣古鐘鼎文眉壽字多作夔或作豐楊南仲謂夔眉古同文眉轉爲門詩鳧鷖在夔是也門又轉爲勉詩勉勉我王荀子引作夔夔是也豐者夔之省隸變爲豐只是一字而後人分而二之猶卞與弁只是隸體之變而後人二之矣嘗見顏師古等慈寺碑有夔夔恆沙句夔夔卽夔夔可證夔夔非異文予又疑夔鐘字亦當

讀如門之去聲詩維糜維芑說文作覺覺聲方言秦晉
器破而未離謂之豐豐音問今吳人正讀如悶當是古
音之僅存者豐卽豐也

問春秋傳實沈主參參爲晉星闕伯主辰辰爲商星於
天文參在西方商在東方故楊子雲云吾不睹參辰之
相比也說文訓參爲商星何昧於天象乃爾曰讀古人
書先須尋其義例乃能辨其句讀非可妄議如此文本
云參商星也參商二字連文以證參之从晶本爲星名
非以商訓參承上篆文參故注不重出說文十四篇中
似此者極多如胖響布也湫隘下也詁訓故言也昧爽

旦明也燻燧候表也顛癡不聰明也皆承上篆文以足
句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在某郡者皆連上字讀之
古書簡而有法麤心人未易通曉句讀之未分而哆口
譏之是惑之甚也予友朱學士竹均重刊說文撰序一
篇頗取予說

問徐鼎臣世稱精於小學其校定說文新附四百餘字
大半淺俗且如喚卽喚與眸卽牟擢卽濯苟卽郇藏卽臧
犗卽童蹉跎卽差池逍遙卽消搖舩舫卽餘皇鼎臣旣
已知之而率意增益何其自相刺謬乃爾曰大徐雖疏
於經學然能尊信說文固已加人一等乃攷其所增多

委巷流傳鄉壁虛造之字至若梵刹僧塔西域之野文
釵釧襖衫閨閣之俗號勘辦椿打出於吏牘拋攤賭謎
行於街談欲以補斯籀之遺點蒼雅之籍雖小夫猶知
其不可矧在究心小學者乎觀其進表云復有經典相
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乃
知增入俗書出於太宗之意鼎臣羈孤疏遠處猜忌之
朝不敢引古義以力爭而閒於注中微見其旨千載以
下當原其不得已之苦心也而張謙中輩乃據新附字
以爲正文又未喻大徐之微指矣

潛研堂文集卷十一

門人袁廷檣校字

潛研堂文集卷十二

嘉定錢大昕

荅問九

問太史公三代世表謂堯舜禹稷契皆出黃帝稷契與
堯同父堯不能用至舜始舉之舜娶堯二女乃是曾祖
姑此皆昔人所疑不審何以解之曰史記敘世表本之
五帝德帝繫篇惟王符潛夫論五德篇謂帝嚳爲伏羲
之後其後爲后稷堯爲神農之後舜爲黃帝後禹爲少
昊後契爲顓頊後少昊顓頊不出於黃帝堯不出於嚳
則舜無娶同姓之嫌而稷契之不爲堯所知亦無足怪

於情事似近之又攷春秋命歷序稱黃帝傳十世二千
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八世五百歲顓頊傳二十世三百
五十歲帝嚳傳十世四百歲然則顓頊非黃帝孫堯亦
非帝嚳子可以正史記之謬與潛夫論亦相合

問秦本紀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六國表作南
陽攷江陵之南郡楚地非韓地當以南陽爲是但昭王
三十五年已置南陽郡此又云攻韓南陽取之亦似可
疑曰戰國之際韓魏皆有南陽魏之南陽卽漢河內郡
之修武昭王三十三年魏入南陽以和是也韓之南陽
卽秦漢之南陽郡昭王三十五年初置南陽郡者是也

昭王十六年拔韓宛城又魏并封穰侯皆南陽郡地是
南陽屬秦已久而此時又云攻取韓南陽蓋戰國時大
郡或領十數城非一時所能盡拔秦雖置南陽郡尚未
全有其地至是始悉取之如上黨亦韓郡桓惠王十年
郡守馮亭以郡降趙十四年爲秦所拔矣而二十六年
又云秦拔我上黨亦其類也

問漢書高帝紀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有意
五字難解曰文選注引漢書意稱作懿稱懿稱者美稱
也與明德對文當以懿爲正書金縢噫公命馬融本噫
作懿云懿猶億也詩大雅抑篇國語作懿戒韋昭云懿

讀曰抑又小雅抑此皇父箋抑之言噫論語抑與之與
蔡邕石經抑作意蓋古書懿抑意相通故本或作意小
顏於意稱闕而不解由於未識古音

問漢地理志諸侯王國二十趙真定河閒廣陽城陽廣
陵皆止四縣菑川泗水止三縣高密六安皆五縣魯六
縣東平楚皆七縣竊疑漢初大封同姓幾據天下之半
文景以後雖稍有裁制然諸侯王始封往往兼二三郡
之地其以罪削地者史亦不多見何至封域若此之小
曰予初亦疑其說後讀中山王勝傳云武帝用主父偃
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爲定制封號

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分析弱小云始
悟諸侯王國所以日削者由王子侯國之多今以王子
侯表攷之城陽五十四人趙三十五人河閒二十三
人菑川二十一人魯二十八人王子侯之會邑皆改入漢郡
無怪乎封域之日蹙矣郡領縣多者無過於琅邪東海
琅邪縣五十一而侯國三十有一東海縣三十八而侯
國十有八琅邪與城陽菑川膠東高密諸國鄰東海與
魯泗水楚城陽諸國鄰侯國之析置者多屬焉此所領
之所以多於它郡也中山之陸成表作陸城新處表作薪處安險
皆嘗爲侯國改屬它郡矣表於陸城薪處皆注涿字安險失書所屬亦當屬涿郡也

宣元之世中山絕而復封所封又是帝子故稍以舊封益之如北新成縣劉向以爲涿郡志末論十二國分而志屬中山國亦是後來益封之證也

問家貧子壯出贅賈生以爲秦俗之薄竊疑昏姻論門戶貧富諒必相當子就婦家貧者固得所願恐非女家所樂若富家有女安肯與貧人昏漢時七科適戍贅婿與吏有罪亡命者竝列又何故也曰說文贅以物質錢也从敖貝敖者猶放貝當復取之也漢書嚴助傳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云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然則贅子

猶今之典身立有年限取贖者去奴婢僅一閒耳秦人子壯出贅謂其父子不相顧惟利是嗜捐棄骨肉降爲奴婢而不恥也其贅而不贖主家以女匹之則謂之贅婿故當時賤之師古謂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者非也今人以就婿爲贅婿亦失之若賣妻與人作婢謂之贅妻淮南子云贅妻鬻子是也太公陰符曰奪人田宅贅人妻子

問漢景帝時七國起兵齊未嘗反而吳王濞傳云將軍樂布擊齊功臣表亦稱布以將軍擊齊有功當是史公之誤曰齊雖未反而濟南菑川膠東膠西皆故齊地史言擊齊謂擊齊地之反者耳言齊可以該四國非謂擊

齊王也史公據當時文簿書之不當有誤

間竇嬰與吳王濞傳俱云嬰以大將軍屯滎陽監齊趙兵而功臣表則言屯滎陽捍吳楚七國反且其時擊齊者有樂布擊趙者有酈寄何煩嬰監其兵乎曰當時竇嬰與周亞夫竝命本紀惟載嬰亞夫二人不及別將以二人固元帥也滎陽在南北之衝東捍吳楚北拒齊趙委寄至重然吳楚之兵既有亞夫自將非嬰所得監若齊趙雖各遣將而嬰爲大將軍得遙制之樂布又嬰所薦則嬰之監齊兵何疑

問史記以徐樂爲趙人而漢書稱燕郡無終人是史記誤也但地理志無終屬右北平項羽封韓廣爲遼東王都無終則自來非燕之屬縣漢書本傳亦似難信曰地理志所載郡縣以元始初版籍爲斷一代沿革不能悉書志末所載十二國分域如新汲之屬汝南酸棗之屬河南北新成之屬涿郡與本文旣已抵牾蠡吾故屬河間良鄉安次文安故屬燕涇城故屬趙皆見列傳而志不書衛綰稱代大陵人公孫宏稱菑川薛人鄧通稱蜀郡南安人較之本志皆不合蓋傳所據者孝武以前之郡縣徐樂稱燕郡無終亦其類也漢初諸侯王封國甚大涿郡遼東西右北平皆燕故地韓廣封遼東王都無

終未幾卽爲臧荼所滅則仍屬燕矣徐樂武帝時人其時無終屬燕郡當得其實未可斷以爲誤

問漢初功臣侯者百四十餘人其封邑所在班孟堅已不能言之酈道元注水經始攷得十之六七小司馬又以漢志表證之所得尤多似可補孟堅之闕曰此史家之謹慎卽其闕而不書益知其所書之必可信也酈氏生於後魏距漢已遠雖勤於采獲未必皆可盡信如成安侯韓延年在汝水篇以爲潁川之成安在汝水篇以爲陳畱之成安安成侯劉蒼在潁水篇以爲長沙之安成在汝水篇以爲汝南之安成桃侯劉襄在沛水篇以

爲酸棗之桃虛

屬東郡

在濁漳水篇以爲信都之桃縣建

成侯劉拾在淮水篇以爲沛之建成在潁水篇以爲豫

章之建成果孰是而孰否乎河水篇以臨羌爲孫都封

國不知孫都本封臨蔡侯其地在河內不在金城也濁

漳水篇以辟陽亭爲審食其封國攷本傳云辟陽近畱

川則非信都之辟陽也汾水篇以河東之平陽爲范明

友封國攷漢表明友本封平陵侯其地在南陽之武當

不在河東也淮水篇云山陽城卽射陽縣之故城也漢

世祖封子荆爲山陽公治此攷漢之山陽郡本治昌邑

其僑治射陽乃在晉安帝之世以典午之僑郡爲東漢

之故封其誤不待辯矣。索隱雖知討尋表志亦多疏漏。如城陽有陽都、北海有都昌、遼西有海陽、東萊有曲成、膠東有昌武、楚有武原、東海有威南、陽有山都、沛有廣戚、臨淮有盱眙、涿有阿武、樊輿志文具在而小司馬皆以爲闕。南陽、清河皆有復陽、南陽、濟南皆有朝陽、平原、琅邪皆有平昌而小司馬僅舉其一。又如傅寬封陽陵侯、非馮翊之陽陵、蟲達封曲成侯、非涿郡之曲成、吳程封義陵侯、非汝南之義陽、劉勃封安陽侯、非馮翊之安陵、父城侯劉光、非遼西之文城、名同實異、小司馬皆不能別白、乃知班氏得古史闕文之遺意矣。

問漢時列侯多不願就國、故文帝二年詔遣列侯之國、其明年又免丞相周勃、令率列侯之國、當時宜無不就國者矣。而竇田傳言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則後來亦不盡用此詔也。曰漢初侯國百四十餘人、國除之後子孫卽占本籍者蓋亦無多。以漢表所載成哀閒復除之家數之、惟南安侯宣虎之後爲南安、簪褭肥如侯蔡寅之後爲肥如大夫、高宛侯丙倩之後爲高宛大夫、涅陽侯呂騰之後爲涅陽、不更宋子侯許惲之後爲宋子大夫、倚氏侯陳遯之後爲倚氏大夫、昌侯旅卿之後爲昌上造、廣阿侯任敖之後爲廣阿簪

襄邛侯黃極忠之後爲邛公乘穀陽侯馮谿之後爲穀陽不更此足爲就國之證其餘占籍三輔者殆十之八九然則文景之世亦未能悉如詔書也此外列侯子孫占居它籍若汾陰侯周昌之後爲沃侯國士伍梁鄒侯武虎之後爲夫夷侯國公乘陽都侯丁復之後爲臨沂公士都昌侯朱軫之後爲昌侯國公士河陽侯陳涓之後爲卽邱公士宣曲侯丁義之後爲陽安公士終陵侯華毋害之後爲於陵大夫東茅侯劉到之後爲鮦陽公乘安平侯鄂秋之後爲解大夫平棘侯林摯之後爲項圍大夫武原侯衛肱之後爲郭公乘清侯室中同之後爲高宛簪裏彭侯秦同之後爲費公士平侯張瞻師之後爲敏上造陸量侯須無之後爲酈陽乘鐸士軍侯宣義之後爲阿武不更平州侯昭涉掉尾之後爲涪不更陽羨侯靈常之後爲南和大夫期思侯賁赫之後爲壽春大夫嚴侯許猜之後爲平壽公士將國除之後返其故鄉乎抑國已省入它縣而卽占其籍乎或以它故遷徙乎是皆不可攷矣

問蒯成侯周縹或讀蒯爲菅蒯之蒯則字當从艸从畝或讀陪憑二音則字當从崩从邑且漢表云在長沙而小司馬引晉書地道記屬北地讀史者將奚從曰說文

鄴右扶風鄆鄉又沛城父有鄴鄉讀若陪晉書地理志始平郡有蒯成縣蓋析鄆之鄴鄉置字譌爲蒯耳索隱以爲屬北地誤矣然周繅之封則當在長沙不在扶風何以明其然也高祖功臣百四十七人班表皆不言封邑所在獨繅父子之封於蒯成則云在長沙於鄆則云在沛其必確有所據矣長沙之蒯成它無所見然楚漢春秋作憑城侯陪憑聲相近亦當作鄴無疑也或又疑長沙爲吳芮封國何以繅得會邑其閒此又不然彭城楚王封地也而張良封彭城之畱琅邪齊王封地也而周定封琅邪之魏其鉅鹿趙王封地也而在敖封鉅鹿之廣阿曲逆縣亦在燕趙之閒而陳平得會之然則漢初列侯會邑豈皆在天子所有十五郡之內乎而又何疑於蒯成之封焉景武以後王國日益削而王子封侯者皆割屬漢郡自是列侯會邑無有在王國者矣

問諸侯王都見於漢志者惟清河之清陽信都之信都廣陵之廣陵及衡山王吳芮都邾濟北王都盧而已此外尚有可攷者否曰韓信爲楚王都下邳彭越爲梁王都定陶英布爲淮南王都六韓王信爲韓王都陽翟後徙代王都馬邑吳芮爲長沙王都臨湘盧縮爲燕王都薊楚王交都彭城荆王賈都吳齊王肥都臨菑淮南王

長都壽春趙王如意都邯鄲梁王恢都睢陽代王恆都
晉陽又徙中都淮陽王友都陳城陽王章都莒菑川王
賢都劇膠西王卬都高苑膠東王雄渠都卽墨河閒王
辟疆都樂成臨江王闕都江陵廣川王彭祖都信都中
山王勝都盧奴泗水王商都郟此見於史記者也濟南
王都東平陵濟川王都濟陽山陽王都昌邑濟陰王都
定陶魯王都魯東平王都無鹽廣平王都廣平真定王
都真定昌邑王都昌邑高密王都高密六安王都六則
以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諸書參攷而得之
問漢史五行志兼采董仲舒二劉之說劉知幾舉其錯
誤多矣昨接高論謂劉氏所譏亦有未盡然者願聞其
審曰姑卽一條言之恆寒篇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
次引公羊經曰大雨雹此劉所譏爲首尾紛拏章句錯
糅者也今攷班史敘恆寒以雪爲首而霜次之雹又次
之釐公十年冬大雨雪此左氏穀梁經文也故引劉向
說次引公羊經作大雨雹兼采董生說蓋以經有異文
特附出之其餘書大雨雹者別見於後班史義例之嚴
如此知幾偶見誤本不尋其上下文義輒生駁難不知
其見笑於大方甚矣今南北監本皆作雪與左氏穀梁
經文正合乃歎今本固有勝於古本者而古人讀書麤

率轉或不如後人之精審也太史公著書未嘗以史記自名班氏藝文志云太史公百卅篇馮商續太史公七篇亦未有史記之名此志引國語單襄公晉惠公諸條皆稱史記此前代紀載之通稱非指太史公書知幾謂班志不云國語唯稱史記譏其忘本徇末又未諭班氏之旨矣

問揚子雲自序先世自張衡晉灼顏籀諸人皆譏其疏謬譜牒之學雖通人猶或失之信乎曰以愚攷之揚氏之先出自有周伯僑初非出於羊舌且羊舌食采之楊本从木此文从手其稱侯者非五等之侯如邢侯張侯之類耳六卿爭權之時安知不別有揚侯畏偏而犇楚者乎

問成帝幸長楊大校獵在元延二年而揚雄傳上長楊賦在祠甘泉汾陰之明年則是三年事或以爲傳誤其信然乎曰此吾友戴東原之說然本傳全寫子雲自序不宐有誤且與帝紀敘事正相應如云正月從上甘泉卽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也又云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溱汾陰卽紀所書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也又云其十二月羽獵卽紀所書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惟明年秋復幸長楊

射熊館則紀無之蓋行幸近郊校獵但書最初一次餘不盡書耳但二年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并兩事爲一則紀之失也羽獵長楊二賦非一時所作羽獵在元延二年冬長楊則在三年秋子雲自序當不誣矣

問漢書西域傳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顏師古云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劉敞謂當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未審孰是曰二說皆非也烏貴者車師王之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車師王烏貴六字爲句將詣闕三字爲句因上文烏孫相涉誤衍一孫字顏劉不能校正曲爲之說由未檢上下文故耳

問光武建武六年詔并省四百餘縣郡國志云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與紀文正相應曰以愚攷之亦未盡然泰山之華續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稱永平二年以華縣益琅邪是明帝之世尚有華矣廬江之從陽亦續志所無也而謝承後漢書稱劉駙駙除從陽長見太平御覽駙駙仕於鄧太后時是安帝之世尚有從陽矣豈皆世祖所省乎但史文闕略後人難以盡知耳

問劉知幾譏范蔚宗載王喬臯履左慈羊鳴二事以爲朱紫不別又譏列女篇不書徐淑而書文姬是皆然矣此外更有可議者否曰野王二老漢濱陳畱二老父此子虛亾是公之流列諸逸民可乎向栩蹤迹詭異無善可稱列諸獨行可乎方術一篇如徐登劉根費長房以下皆誕妄難信不特王喬左慈已也計子勳與薊子訓本一人則前人已辨之矣

問劉知幾之論范史曰夏始升壇改元世祖稱臣北面作者乃抑聖公於傳內登文叔於紀首事等躋僖其信然乎曰南陽宗室同時舉義非有素定之分伯升見戮

光武勢不能安雖受夏始官爵亦猶漢高之於義帝耳夏始前無所承後無所授始則因人而成事繼以失道而破亾史家惡莽之篡黜地皇而紀夏始之年固爲得之若欲列諸本紀則失地之君春秋所貶豈宜躋於中興令主之上哉范史登諸傳首篇中稱字而不名準以史法最爲得中劉氏以兄終弟及例之未免擬不於倫矣

問後漢書載盤瓠九隆事章懷注以爲出風俗通今風俗通無此文豈注有誤乎曰應氏風俗通義本三十卷今世所傳十卷者非足本也續漢五行志注引風俗通

說今本亦無之

問陳壽之評蜀後主也曰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
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裴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
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建武建安之號皆久
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不審
承祚之評何義曰昭烈之歿政由葛氏禮樂征伐自下
出者十餘年以曹馬之輩當此改元自立必矣自古大
臣握重權者身歿之後嗣王親政亦必改元更革其舊
後主信任武侯不以存沒二三其德張邈上書詆亮下
獄誅歿其任賢勿疑有足稱者孔明卒於建興十二年
前此不改元孔明事君之忠也繼此不改元後主知人
之哲也君明臣忠不亦卓乎不然建興之號終於十五
何以不云十五而云十二知承祚之意別有在矣裴氏
所譏殊未達其旨趣

問晉地理志濟南郡漢置領縣五平壽下密膠東卽墨

祝阿攷漢之濟南治東平陵今歷城縣地領縣十四與此所

領無一同者輿地記云晉以平壽爲濟南郡治攷其屬

邑乃漢北海平原膠東地非濟南地也然則晉之濟南

與漢之濟南名同而地異志以爲漢置者似屬未核曰

予蓄此疑久矣後讀宋書州郡志濟南太守領廣城廣城

蓋歷城

朝陽著土鼓逢陵平陵即東平陵六縣土鼓逢陵二

縣云晉無則歷城等四縣皆晉所有也又云朝陽晉曰

東朝陽太康地志屬樂安則歷城著平陵三縣仍屬濟

南可知也又北海太守領都昌膠東劇即墨下密平壽

六縣惟劇縣云晉太康地志屬琅邪則其餘五縣仍屬

北海可知也且膠東即墨下密三縣竝云太康地志屬

北海其無改隸濟南之事明矣又攷杜預左傳集解濟

南郡有歷城縣見桓十有平陵縣見莊十有於陵縣昭十

有溼陰縣哀十而平壽襄四及即墨縣襄六自屬北海

郡北海又別有都昌縣莊元皆不與晉志同又攷武帝

紀秦始元年封皇從叔父遂為濟南王凌為北海王北

海與濟南同時竝立志何以不及北海郡反覆思之始

悟志有脫文蓋晉之濟南本領歷城著平陵等縣而平

壽下密膠東即墨四縣自屬北海未嘗改隸濟南乃自

史文斷爛校書者不加詳審遂以北海所領之縣誤連

綴於濟南郡下或遂謂晉之濟南不治歷城乃治平壽

豈其然乎惟祝阿一縣杜元凱明言今屬濟南郡則不

當列於平壽四縣之下疑史文爛脫之餘後人妄為補

綴耳

問魏晉以後立九品中正之法州郡皆設中正以品第

濟南堂文集卷之十一
人才其任亦不輕矣而中正之名不見於史志不識有
可攷否曰予嘗以諸史參攷得其大略蓋每州置大中
正一人郡國皆有大中正一人又以小中正貳之其屬
則有清定訪問諸名員數則未之詳矣晉書劉毅傳年
七十告老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縣車致
仕不宐勞以碎務陳畱相樂安孫尹言臣州茂德惟毅
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於是青州自二品以上光祿勳
石鑿等其奏曰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毅
行高義明出處同揆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臣等虛劣
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啟由是毅遂爲州都然
則州大中正缺許本州二品以上參舉上之司徒司徒
以聞於朝有不當者尚書得駁之矣又知致仕官亦可
爲中正也文獻通攷云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
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充之區
別所管人物定爲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
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行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
自六退七矣則縣亦有中正也王濟爲并州大中正訪
問銓邑人品狀至孫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
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見晉書
孫楚傳

所云狀者若
今之攷語也

問晉時刺史當方面之任而委寄輕重又各不同其故何在曰晉初承魏制刺史治民都督治軍各不相兼如羊祜以車騎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而別有荊州刺史楊肇王渾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而別有揚州刺史周浚山簡以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而別有荊州刺史王澄是刺史在都督之下也惠帝之末始有兼任者而刺史之權遂重其時仍有不兼督軍者則謂之單車刺史南渡以後都督例領本州刺史其兼督它州則視其權任之輕重而損益焉揚州政本所在多以公輔居之而荊州兼督八州地居分陝權任在諸州之上此外江豫徐兗亦稱重鎮然庾亮及弟冰翼在江州兼督荆益交廣其權在荊州之上桓溫在荊州都督中外諸軍及桓豁代之僅監本州及雍揚之二郡而已是又不可執一而論也綱目例書以某人爲某州刺史雖取省文然未免溷而無別矣

問李延壽南北史本紀多尊北而輕南如魏周諸帝之殂書於南史則曰崩宋齊梁陳諸帝書於北史則曰殂說者謂延壽先世爲北臣故其言如此信乎曰唐高祖受禪於隋隋又受於周周又受於魏且唐之先世仕於西魏及周居八柱國之一故唐初史臣大率偏袒北朝

但各爲一書讀者猶或未喻延壽并而爲一則詞意軒
輕判然矣若云以世爲北臣之故則延壽之曾大父曉
大父仲舉皆仕於齊故國之思當在鄴都而南史本紀
於魏周隋改元皆書齊之改元則不書又魏周諸帝書
崩而齊帝書殂高歡宇文泰之薨皆書於南史而泰獨
不名其尊周抑齊如此北史紀先齊後周雖以禪代之
前後爲次而紀中書法仍右周而左齊蓋延壽爲唐臣
故以唐所承爲正非因先世仕北之故也太平御覽以
北魏後周入皇王部宋齊梁陳北齊入偏霸部與延壽
之意正同但宋初距唐已遠而猶徇唐人偏黨之私益
爲無謂不若司馬溫公資治通鑑朱文公綱目書法之
得其正也

問史以勸善懲惡父子兄弟趨向不同往往各自立傳
況事隔數朝賢否非一而延壽列傳但以家世類敘不
以朝代爲限斷是乃家乘之體豈史法乎曰延壽旣合
四代爲一書若更有區別則破碎非體又必補敘家世
詞益靡費且當時本重門第類而次之善惡自不相揜
愚以爲甚得史記合傳之意未可輕議其失

溪石堂文集卷十一

入海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manuscript format, including a large watermark.



